



▲保留了旧时青石桥体的福星桥

地名记忆

福星桥下水朝东

谢育平

攸县黄丰桥镇黄村(现更名广和村),一条并不宽的小河穿村而过,河面上,一座名为福星桥的桥梁横跨两岸,连接该村碾背和等上两个村民小组。

当地老人介绍,福星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当地一贺姓财主出资修建,是一座单孔直石桥拱桥,梯形桥面,原有青石台阶面板和护沿,后为方便小型车辆过往,用三合土筑成桥面和护沿,上世纪70年代,因山洪冲击,桥栏被毁,但桥身依然完好,再加上此后大自然的风蚀雨侵和车辆的负载,桥体便变得有些损坏松动。为保护古迹,2022年,村人出资十万余元进行了修缮,加固桥身的同时,亦装上了大理石桥栏,并铺设了青石人行步道。

修缮后的福星桥桥长18米,宽4.2米,高5.4米,拱桥高于便道,既保留了古色古香的原貌,更增添了时代的神韵,是广和村乡村振兴的开笔之作,亦是攸县幸福屋场的连心桥。

广和村这一片,古称黄甲坊,自古以来就是一方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相传三国时的黄忠老将在皇帝面前呈上黄甲坊的风水图,并以当地流传的歌谣盛赞:“前有七狮赶象,后有五马回朝,左有金鸡报晓,右有南鸭点灯”。这虽是民间传说,但倘若你站在福星桥上向四周眺望,还真有这依稀的感觉,特别是“五马回朝”的山势似骏马在天地间奔腾,并有“左鸡鸣”“南鸭点灯”“狮子山”等地名当作佐证,天蓬岩流下来的水从福星桥下流过,再折向东,经庙背,丰龙汇入攸水,自古以来便有“黄甲坊,水朝东,代代儿孙做相公”的美誉流传乡间。

福星桥托起了黄甲坊的繁华。古时的黄甲坊是一条明清建筑风格的二面街,街面店铺林立,亭楼参差,商贾云集,是攸县东乡的小集镇,非常热闹繁华。在这不到300米长的老街上,有饭店3家,斋铺(果子铺)3家,肉码3处,还有炮仗作坊、伞铺、豆腐店、酒肆、肉铺、烟馆、药铺、当铺等等,林林总总几十处,是东乡的小闹市。炮仗作坊和明烟(现在称蚊香)作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才歇业,广黄合作社的前身黄甲坊商铺,也在老街,经营了15年才搬出来。

福星桥边有一座“万寿宫”,是江西会馆建的,作为商人们的活动中心,馆里安放很多菩萨的塑像,长年香烟缭绕,酒果供奉。会馆一年举

行一次庙会,庙会期间请戏班子唱几天几夜的戏。商人们从这里可通往江西莲花、永新,从江西贩运食盐、茶叶、胡椒、布匹等物资到这边来做生意,或贩运到皇图岭去卖,促进了物资的流动,黄甲坊成了一个商品集散地,是皇图岭—柏树下—永新商旅古道上的必经之地。黄甲坊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办了学堂,由大地主刘清仙和刘凡仙主持执教,使乡人受到了教化,文风很好。黄甲坊因此也成为攸县东乡的经济文化中心。

福星桥凝固了硝烟味,也很有灵气。1949年7月,贺湘楚、尹辉等人领导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会合刘邓大军一个团的兵力与邓戈残匪在福星桥畔的北斗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是广寒寨剿匪战斗的一个分战场。老人们说这桥接了龙脉,藏风蓄水,富贵气象。桥拱下麻石壁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像石钟乳一样的包浆,吸收了山水的灵气。桥下靠北边有一口水井,源于天蓬岩龙洞的地下水,四时泉水汩汩,甘冽清纯,不涨不竭,桥背和等上两组的人户都到这里担水烧茶,外地也常有人开车到这里来打水。每年正月初二“起牙”这天,来担水的还会带上香烛纸钱在井边敬一敬。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洪灾,黄甲坊地里一片汪洋,老街上洪水漫过屋顶,许多房屋、道路被冲塌,大树连根冲走,下游几座桥都被毁,福星桥却安然无恙,只是桥栏被冲毁。干旱年景,人们在桥上朝着天蓬岩方向杀猪,祈福求雨,据老辈人说很是灵验。

福星桥是一座时光的雕塑。时光流转,风光不减。春天你若伫立桥上,两岸花气扑鼻,云舒雾漫,令你神清气爽;夏夜你坐在桥上摇着蒲扇聊着天,从天蓬岩吹来的山风,会让你沁心惬意;秋月悬空,那皎洁的影子倒映桥下,似玉块在水面上荡漾;雪天凭栏眺望,远处迤迤起伏的山峦如银狮、似战象、像玉马……

时代的发展,黄甲坊这个名字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老街上的古老建筑被现代化的房子取代,街面上斑驳的石路也被混凝土覆盖了,唯一保存下来的是这座历久弥坚的福星桥。它是黄甲坊的历史地标,与这里的人民生息不息,也是东乡人记忆中一个律动的音符。

福星桥给这里的山水平添了一笔“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站在修缮一新的桥上,俯瞰桥下蜿蜒东流的江水,缕缕乡愁油然而生……

亲情

思念究竟有多长?

王溪雯

小时候,我是个“淘气”而出名的孩子,淘气程度甚至可以用“方圆十里有名”来形容。

那时候,妈妈和舅舅因工作繁忙,就把我和表妹一并“寄存”在姥姥、姥爷家,因此,老两口中更有耐心的姥爷“被分配”成了我的专属“负责人”。

姥爷是个脾气顶好的人,因此,他为数不多的“生气时刻”总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极深的痕迹。

上幼儿园时,姥爷每天都来接我放学,风雨无阻。可有一次,提早下班的妈妈想带我出去玩,便自作主张地和园长请假将我提早接走了,可粗心的妈妈忘记通知姥爷不用来接,游玩时,妈妈更是有留意自己的未接来电,再回家时,那一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只见社区花园里站满了街坊邻居,姥爷则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小石墩上,背影比那日的黄昏还要落寞。

街坊看到我妈妈,忙冲着我姥爷喊:“那谁!这不是你家大宝吗?!这不回来了吗?!”

姥爷先是一顿,然后缓缓回头,朝着我和妈妈的方向瞅了好一会儿,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姥爷,后来,妈妈说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如此神情的爸爸。

那时候的课本里写着,思念就是想起一个人有想哭的感觉,而思念的距离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距离。

那时,懵懂的我把思念的距离理解为从我家到幼儿园的几步之遥。把思念的“想哭”天真地等同于被那日的姥爷吓哭的感觉。

姥爷患癌那年,我大一,那时的我每日忙忙碌碌,只有寒暑假才有时间去探望姥爷,姥爷每次见我都将亲友送他的零食、水果一股脑儿地往我的怀里揣,有时也像一个“段子手”同人讲起我

小时候上房揭瓦的“光荣事迹”,逗得其他病友笑得直不起腰。

姥爷的病症会影响眼睛的健康,那时,幼稚的我总以为同神仙许愿是要等价交换的,所以每次许愿时我都会说:“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视力换姥爷的眼睛有所好转。”某次许愿时,恰好被路过的姥爷听见了,那是姥爷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暴怒,他训斥:“你怎么可以许愿去做这样的交换?我一手带大的宝贝受到半点伤害就是对我最大的伤害!”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姥爷抹眼泪,那日,我也明白了原来“想哭”也不都是“从胆”开始的“哭”,也有鼻头一酸,由“心”开始的“哭”。

再后来,曾经的“某小区著名淘气包”摇身一变成了街坊邻居口中的“正面教材”,但可惜的是,姥爷没能亲眼见证我这个“淘气包”长大后的“逆袭时刻”,但我想姥爷一定是不遗憾的,因为他总说:“我的大宝贝不需要多有出息,只要能够开心快乐地长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姥爷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我想我也是不遗憾的,每年放假回家,我都会去姥爷安睡的地方走一走,在写着他名字的墓碑前“汇报”自己的近况,就像儿时拉着姥爷的手,绘声绘色地同他讲校园里发生的趣事那样。

而此刻的我,也渐渐领悟,原来真正的“想哭”是没有眼泪的,真正的“思念”也无法用世间的距离测定分毫。

如果非要问我“思念究竟有多长?”我想我会这样回答:思念的长短因人而异,思念也会因情感的深度和所思所处生长出咫尺与天涯之感,思念有时很长,它可以长成历史、长成永恒,思念有时也很短,它短成了人的一辈子,也短成了我此刻写下的每一个字……



记事本

母亲的趣事

刘文清

母亲今年八十有二,生活在老家农村。早些年受惠脑梗,给身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手脚不再麻利,走路也变得颤颤巍巍,神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思维时常跳跃,言语间不时出现时空交错的错觉。然而,在她的清醒时刻,母亲常常会对自己的这些行为感到好笑,这也为她患老年痴呆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乐趣。

守着母鸡生蛋

2020年4月父亲因病去世之后,母亲有时去离家四华里外的姐姐家小住。姐姐养了不少的鸡鸭,院子里鸡鸣鸭叫,生机盎然。听姐姐讲,有时看到母亲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草堆旁,一动不动的,神情专注,表情严肃,也不知道在干嘛。

“那是母鸡生蛋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还有鸡屎臭!”姐姐纳闷,于是远远地观察。不一会儿,草堆里传出了母鸡咯咯咯的欢快叫声,只见母亲迅速弯下腰,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草堆中取出一枚鸡蛋,母鸡吓得扑打着翅膀慌乱逃窜。

原来,母亲是在守着母鸡生蛋呢!娘老子啊,你让母鸡情何以堪?真不知道母鸡被人守着生蛋是种什么样的感受?也真是佩服这只母鸡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荷兰猪还是大老鼠

荷兰猪是姐姐的两个正上小学的儿子从未考场上买回来的,花去兄弟俩省吃俭用两个月积攒下来的20块钱,自然欢喜得不得了,只差白天没抱着去上学,晚上没抱着睡觉了。

白天兄弟俩去上学,便把这只五分像老鼠五分像兔子的小可爱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那日,母亲过来姐姐家,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一只硕大的“老鼠”钻进了家,还进入了纸箱偷吃食物。老鼠作为“四害”之首,“困难时期”与人争抢食物,传播疾病,母亲对其恨之入骨。赶紧从厨房拿了铁钳子,对着这只“大老鼠”就是一顿狠揍,可怜荷兰猪在纸箱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走投无路,被打得奄奄一息。母亲还不解恨,感觉在纸箱里打老鼠,有点使不上,又把“大老鼠”从纸箱里夹到室外的水泥地板上,好一阵摩擦,直到“大老鼠”死翘翘,方才罢手。

待姐姐从外面忙完农活回来,母亲还向姐姐表功说打死了一只来偷东西吃的“大老鼠”。姐姐一看,差点晕倒,“我的个娘啊,你打死的不是老鼠,是孙子的宝贝宠物呢!”母亲顿时懵了,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像犯了错的孩子。

下午,兄弟俩放学回家,到处找荷兰猪不着。姐姐只好一五一十地进行了说明,兄弟俩哭天抢地起来。为了安抚两颗受伤的心灵,母亲只好好言宽慰加认罚认赔,这场风波才告消停。

糖水浇柑子树

2020年元旦节,我从株洲带回去三株沃柑树苗,去年开始挂果,今年硕果满枝。这满树金黄的沃柑,令人垂涎欲滴。然而,由于尚未到成熟季节,沃柑虽然表面金黄,但果肉仍是十分酸爽,让人无法下口。母亲生怕村上不懂事的孩子偷摘了,吃不得却浪费。于是撒张小凳子,手持一小竹条,天天守着这三株沃柑树,上班一样的,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从沃柑表皮开始泛黄时母亲就这样守着,一直到腊月十八皮回来,已经坚持了近三个月时间,真是难为了老母亲。

这次回老家,一下车就看到母亲正在沃柑树下忙活。一问,母亲说是刚给沃柑树浇了白糖水,再过几天酸柑子变甜了就能吃了,她也可以“下班”了。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感觉自己竟然赶不上老母亲的思想了:活了五十年,怎么就不知道还有这等等神奇事情呢?母亲解释道:听村上人讲,柑子酸的,只要用白糖兑水来灌柑子树,柑子就不酸了,变甜了。初一听,我还差点信以为真了呢。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劲。这三棵树的柑子不吃全卖了,怕是也值不了那白糖钱哟。

筷子姑娘

筷子姑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姑娘,而是老家一种神一样的存在,是乡人眼里赋予了一种法力无边的女神。以前在老家农村生活,谁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要请筷子姑娘来“消灭法障保平安”。

小时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张平整的桌子上,侧放着一条约半米的凳子,一根筷子紧靠着凳子底部,左右各用一根筷子抵着,一人双手再执一横两竖三根筷子,与另三根连在一起,组成一个长方形矩阵。持筷子的人神情肃穆庄重,口中念念“筷子姑娘降”之类,霎时这筷子阵就像有了某种功能,或收缩或舒张起来,持筷子者的声音一时低沉呢喃,一时激昂高亢。如此一番操作之后,人就恢复了往常。一直以来,我对这伎俩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而母亲却深信不疑、奉若神明。

去年八月,我利用公休时间,携妻女驾车近四百公里回到老家,一路畅通。堆料第二天早上要开车外出办事时,昨天跑得欢快的汽车却在老屋前拜拜了式样,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火,把我们急得不行。堂弟、侄子分别钻车底下几个来回,弄得汗流浹背仍无济于事。实在没辙,只好打了县城汽修厂的电话等待救援。这时候母亲迈着碎步走了过来,十分认真地说,刚才问了筷子姑娘,是我去世的父亲“喊”了车子,导致车子不能启动;她已经对我父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听,忍俊不禁,刚才的紧张、焦虑感顿时荡然无存。

▲修缮后的福星桥桥面

旧事

米缸里的惜粮情

仇士鹏

儿时,米缸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管家。它头戴白色的尖顶帽,常常搬张凳子,坐在厨房最显眼的地方。它只喜欢人间烟火,从不关心风花雪月,人脉也很简单,只有灶灶和它偶尔聊上几句。

米缸看着敦厚,却并不称职,常会放松警惕,于是米中冒出很多一拱一拱的小肉虫,也有长着黑色甲壳的,爬起来飞快。“这还能吃吗?”“怎么不能吃?”父亲把米摊在簸箕上,站到太阳下,迎着风不断扬起、簸动着,用嘴呼呼地吹去尘土,再用手把虫于都捻走。而在一次次的起飞中,全身裹满了阳光的明亮与温暖。把它倒回米缸后,双手插进去,随意揉搓,殷实的幸福感在指尖被反复地倾诉。

然后我就猛抓一把米,偷偷去喂鸡。那时候,我很喜欢看它们争先恐后抢食的场景,心中颇有满足感。但这也很快被父亲发现了,因为鸡不懂得珍惜,可能吃腻了,后来仅仅啄一点点,就四处溜达去了,留下一大片米,成了铁证。

父亲很是心疼。某次,他望着被鸡踩到土里的米粒,默不作声,叹着气,抖了抖烟,转过头来望着我,撇撇嘴,垂着眼,垂着皱纹,一直到我纠缠在一起的手互相撕下了一片指甲,才收目目光。当时,他并没有批评我,本以为我会感到羞愧,就此住手,没想到一个月后,我居然掀开了米缸上的盖子,把一只鸡抱了进去。

这是我最喜欢的母鸡。它在里面啄得非常欢快,不多时,鸡味于就鼓了起来。突然,门外传来了父亲的车铃声,我急忙探着身子想把鸡抓出来,结果它竟用翅膀拍打我的手,反复躲闪,还将仇恨地用喙攻击我。我正束手无策时,却发现缸里多了一泡鸡屎,黑乎乎的,极为显眼。

一股怒气顿时直冲头顶,我不管不顾,双手齐下,和它就像两个武学宗师对战,指爪撞击,乱打一气。

直到,吨当一声——米缸倒了,米瀑布般倾泻而出。“什么声音?”父亲的吼声和脚步声迅速逼近,我一动不敢动,倒是母鸡,咕咕地嚷着,冲出门去,正好撞见父亲,被他一脚踢开。等我支支吾吾地把事情交代完后,还能听见它不停地叫唤。



配图/左骏